

青年有为，则翰墨有光

——当代青年书法创作从临古到出新的路径与思考

■ 本报记者 李亦奕

日前，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“春风岭上——全国青年书法家提名展”在岭南美术馆启幕。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 67 位优秀青年书法家创作的 201 件全新作品，集中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书法家的笔墨才情与学术追求。

实际上，此次展览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品牌项目“全国青年书法家提名展”首次走出北京举办，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周庆富在致辞时表示，“通过这样的展览，我们鼓励青年书家以开阔视野审视传统，以深刻思想滋养笔墨。参展作品展现了青年一代可贵的文化定力与创新勇气，无论是篆隶的古朴浑厚，还是行草的气韵生动，都体现了‘守正创新’的努力。”

岭南美术馆展厅中，作品按书体与风格分区陈列，观众或在巨幅行草作品前驻足凝视，或在精致小楷作品前趋身细观。这些作品继承传统又打破章法，通过对文字的空间解构与重组，以及墨色的浓淡与飞白，形成强烈的视觉张力，展现出鲜明的个人思考与时代气息。

展厅内，一件高达三米多的草书《陋室铭》颇受瞩目。青年书法家龙友以狂草般的笔墨书写得酣畅淋漓，线条连绵缠绕且极具张力，通过强烈的枯湿浓淡对比，展现出大草特有的奔放气势与抒情特质。龙友说：“创作时，我常将偶然与必然并置，让情感在笔端自生节奏，也接受因情境而生的不完美，这恰是书写者生命经验的痕迹。对我而言，书法不是孤立的艺术样式，而是一种涵泳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存在方式——既从古法中汲取营养，也以当代的眼光重构其意义。”

参展书家王玺的隶书力作选自南宋理学家张栻的诗作《光上人送

墨梅来求诗还乡》，体现了其将传统技法与当代审美相融合的艺术追求。如何将传统法书“化古为我”，重构经典图式以表达自我？王玺认为，碑派所特有的“模糊性”及其多书体融合的创作路径，给书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出路。此外，对新材料的敏感与运用，也构成了当下创作的另一条路径。“相较于其他书体，目前致力于楚简创作与研究的力量仍显薄弱。楚简创作不应停留于对原始笔迹形态的简单模仿，而应植根于碑派与金文创作的深厚积淀，汲取竹简特有的精神气质与符号特征，方能真正开启其艺术表达的当代路径。”王玺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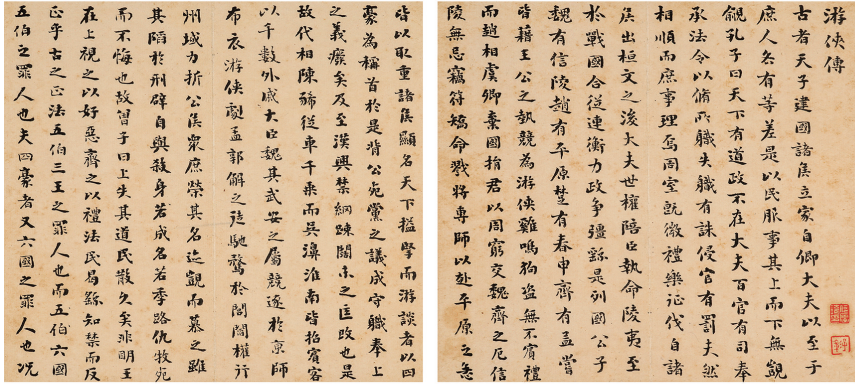
青年书家王业鑫五年前就给自己定了计划：每年一变，平均用一年的时间去感受某一种风格。从最开始的米芾、吴琚，再到明末的董其昌、王铎，继而东瀛的唐风、明末的禅宗，直到民国的帖学。书体在楷、行、草间来回转换，涉猎甚广。他此次的参展作品《求婚姻的诗》，是写给女友并打算在求婚时念的一首诗。有意思的是，该作取法于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。众所周知，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是其为侄子颜季明所写的祭文，通篇情绪激荡、笔随心动，是中国书法史上“以情驭笔”的经典之作。而作者恰恰取法这一风格来书写求婚之诗，同样也是将浓烈情感付诸笔尖，两件作品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跨越千年的呼应。

青年书家杨牧原的参展作品《诗经》，初看可将其风格归为以简牍墨迹为代表的“手写体”一路，注重书写的时序性与自然书写的状态。和篆书书写习惯往往追求工整有序、行列分明不同。此件作品并非横平竖直的刻板排列，而是横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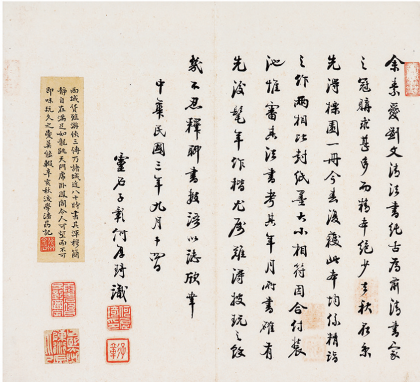
与纵向都微微带着弧度，有一种随性中的秩序感。作品传递了一种自由书写的状态，即墨色的浓淡干湿、空间的疏密开合，都不是刻意经营的结果，而是随着书写的节奏自然而然地生成。杨牧原谈到，旧文字的呈现，因时因地而异，载体与工具、书写与制作共同塑造了空间和肌理。身体的能动、笔墨的生发，推动文字从“表述”走向“表现”，书法于是成为艺术，成为法度与情理、人性与自然交织的精神家园。

而在青年书家柳洋圈看来，创作需要一个契机。“契机”是一首歌、一段诗、一个符号，而后找到合适的结构、章法、形式。有时也可以反过来，源于对一根线的感受、对一种元素的领悟。她的参展作品——李贺的《戏丝曲》，便运用了一些细线以及缠绕的方式来表现。“在书写这件事上，我们习惯局限于一种风格，以风格来作为组合契机的公式。比如将颜真卿与杨维桢融合，用这种风格写一首李贺的《戏丝曲》，写完无论内容如何，终归是《戏丝曲》。但《戏丝曲》的转折应该圆厚，应该纯正地表达出颜真卿的结构、杨维桢的笔法，否则就不是一首成功的《戏丝曲》。”柳洋圈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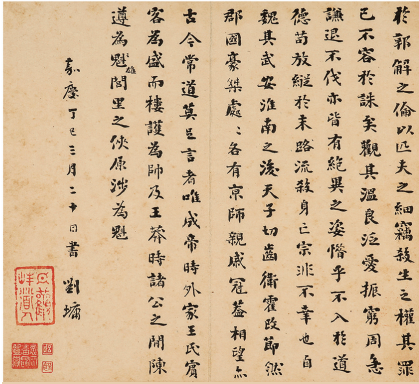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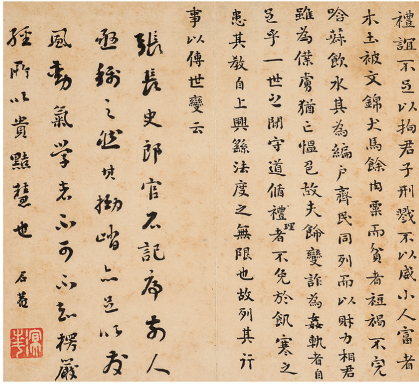
通过上述的创作方式，青年书者传递出一种当下鲜活创作状态，这正是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在青年一代的生动体现。“青年有为，则翰墨有光。”中国艺术研究院书院院长杨涛表示，本次巡展落地岭南，既是优秀成果的集中展示、更是南北书风的交流互鉴。希望以此为桥梁，搭建开放共享的艺术平台，促进岭南地区与全国书法界的深度对话，让更多优秀青年书家在这片热土上被看见、被激励、被成就。



碑帖鉴赏



《三传册》局部(楷书) 1797年 刘墉



陈小松

刘墉《三传册》赏读

疏密适中，通篇布局平和匀整。首尾气韵如一，既保持楷书的规整肃穆，又兼具行书的流动美感。章法不激不厉，雍容典雅，如同君子立身，沉稳有度、天然豁达，展现出刘墉书法“静中寓动、整而不板”的又一特点。刘墉在册中自题：“张长史《郎官石记序》前人亟称之，然其拗峭亦足矣发风动气，学者不可不知。《楞严经》所以贵黠慧也。”这是刘墉论书的重要观点，其中的审美追求完整贯穿于《三传册》的笔墨之中。

书法意境和文本内容的照应关系，是《三传册》另一艺术价值所在。此册抄写《汉书》三传，《西域传》叙大汉经略边疆、通联异域的盛世格局；《货殖传》论古今经济礼制、民风变迁；《游侠传》评述世风伦理、士人风骨，文辞典雅厚重，意蕴深邃悠远。刘墉以沉稳敦厚的书风书写史传雄文，沉静

的笔墨恰如其分地匹配庄重之文辞，而其所蕴含的温润笔墨气息则引人探究文章的深邃义理。所谓老泉评班固文章“雄刚之概，排比渐多，体格稍下，要是运会使然”，刘墉于识识中援引此论，以书家之眼光品鉴文史，以文人之胸襟挥毫作书，文史修养与书法造诣相互阐发，由此，书法便成为文人精神的绝佳载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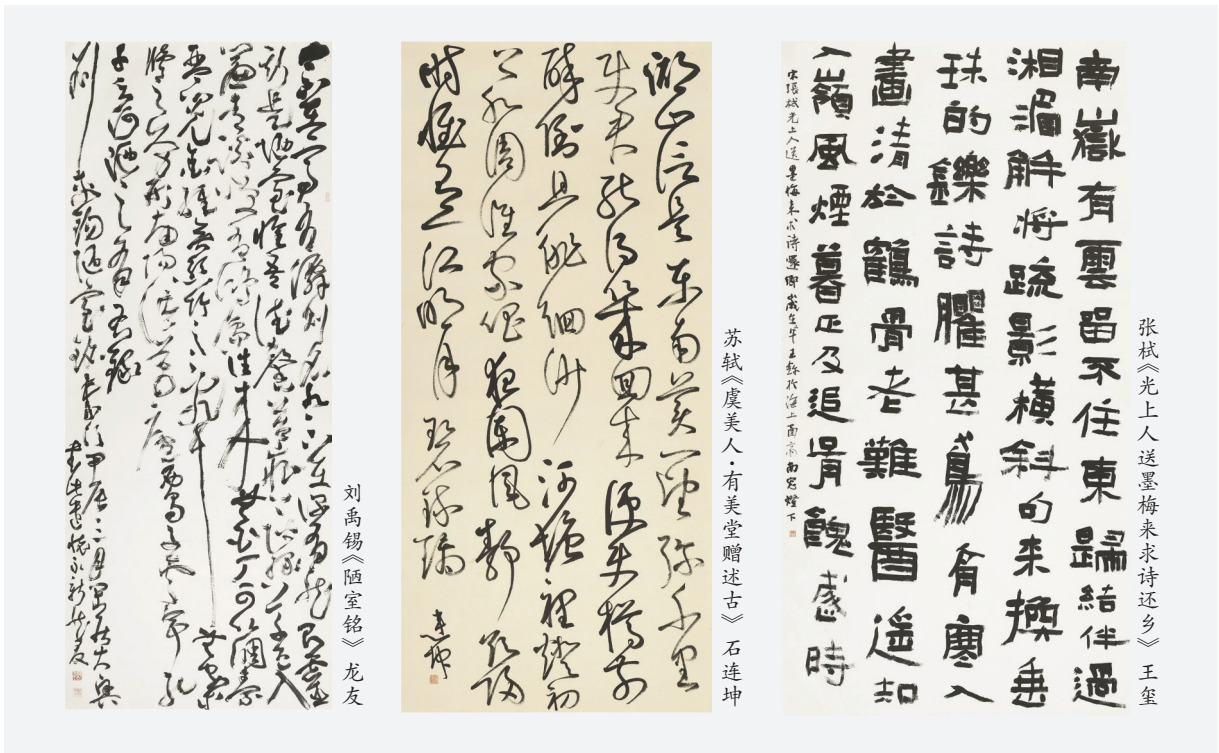
清代书法，至乾隆朝初期馆阁体仍旧盛行，至其中后期，碑学渐行。刘墉却能跳出时风束缚，溯源晋唐、内化诸家，以浓墨厚笔、浑穆静朗的书风开辟帖学新境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件《三传册》不仅是刘墉个人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，更兼有清代中期帖学由规整走向内敛、由浮华走向质朴的时代图像意义。

我们还可以从后世鉴藏题跋的角度考察《三传册》传承，以及对刘墉书法的评论。册中何厚琦、江兆申、潘勖等名家题跋题签。品鉴题跋，既印证了《三传册》的艺术地位，同时赋予作品更为深厚的收藏与研究价值。而早在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中国图书公司便已珂罗版印行，名为《刘文清公真迹墨宝》，另有宣统时期私印本称

之为《刘文清公墨宝》，这都表明了《三传册》一直深受艺林青睐，至今范本流传。

检视珂罗版印刷本中，册首有“四石师斋”一印，为陈衍庶（1851—1913年）所钤。陈衍庶，一作衍庵，字晋凡，又名陈庶，晚号石门渔隐、石门湖史，室名四石师斋。安庆人，晚清民国早期富商，颇富收藏。珂罗版出版物封面签条即是题陈。此册后归何厚琦入藏，何氏重新付装成册的时间是民国三年，晚于陈氏珂罗版印制两年，所以何氏加盖的多方鉴藏印在珂罗版印本中尚未得见。再后归江兆申度藏，如前所述，江为书册首，并题签条。

但在印本首页的“四石师斋”一印，被何厚琦入藏后去掉，改钤“子影心赏”。而印本后面潘勖一跋的位置也被剪裱于册尾，说明了印本之前和之后存在墨宝易主重新装裱的情况。在早期印本或者署录中与传世原作上收藏印鉴及鉴藏题跋的异同，往往由于递藏过程使然，殆非少见。



张栻《光上人送墨梅来求诗还乡》王玺

韩戾军：清简俊逸 小品“不小”

■ 张 开

一个人做什么事情，刚开始激情满怀，慢慢变得消沉下来，这样的人往往会一事无成。反之，做了一件事，一直坚持不懈，其前景可想而知。戾军兄属于后者，执着与虔诚引领着他一步步迈向新的台阶。

韩戾军是个书法家，很早以前就在全中国展获奖了，但他并不以此为炫耀的资本，躺在功利簿上吃老本，这些年来，依然在不断的锐意进取，除了在书法领域，他创作的诗词文章也让人刮目相看。

随着当代书法渐趋回归传统，创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深入古代经典作品中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养料，从而使作品更有技术含量、读之、品之，线条本身增加了丰富性，而不至于唯有肤浅的形体外观。韩戾军的书法自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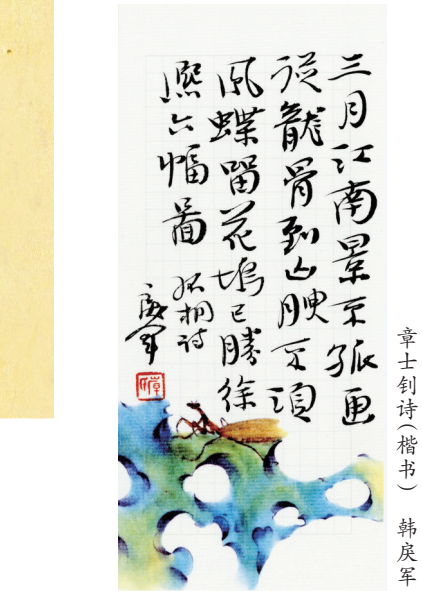
至终都得益于对传统的潜心研习，他长期浸淫于名碑法帖之中，取其雅致、平和的审美格调，渐渐形成了独到的自我认知。

他的书法最先给人的感觉是线条干脆利索，有一股纯正的文人清气。其行草书得力于传统帖学，从魏晋到宋元以至明清，他都做过深入的临摹探索，点画精到，线条生动活泼，整体性强，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清新感。他的楷书兼具唐人和魏碑的双重架构，用笔轻松自如，有时候以方劲的用笔和使转得其刚健，辅以小巧灵动的基调，使其书写得更加轻松畅快、自由洒脱，在用笔的飞行中感受翰墨情怀。他的小楷取法魏晋，兼融各家妙趣，线条古朴真挚，在强调古法的基础上注重笔性的表

现，书写自由，空灵闲逸，具有浓厚的书卷气。

韩戾军的作品无论是行草书还是大楷、小楷，气息都是统一而独到的。整体看来，有东北人的爽朗，又具有南方人的秀巧。从历史角度看，书法的确存在很强的地域性，南北之间在审美视角和生活习性上存在着诸多差异。北方的大开大合、气势磅礴是种美，南方的清丽温润同样韵味十足。韩戾军的书法在取法上追寻清和美，与耿直粗犷的个性养合成为一体，促使他的创作具有多元化的构成基调，这从他作品中的线条质量、结构章法中便可见一斑。

艺术确实不止于娴熟技巧，与众不同的境界源于思想深度、生命体验



韩戾军



韩戾军



韩戾军

作有“问是登山情致，问是临水滋味。一条母亲河，养育生民辈辈。敬畏，敬畏，感恩上苍含融。”他的诗词，不仅文笔隽永、情景交融，而且具有很强的思想性。

不管走到哪里开会或者游历，韩戾军都用诗词记录下所经历的感受，难能可贵。这就是艺术家积累自身厚度的有力并且有效的行为习惯，做到了就会有收获。王国维所指的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，意义即在于此，无论做人做事还是研究艺术都是

这样，默默付出总会有所收获。

品鉴韩戾军的作品，可在灵动精巧的用笔中得到清新俊丽的视觉美感，直爽干脆的线质绝弃柔弱与故作。多年以后再来审视他的创作，应该会有更大的心灵触动，因为他一直在艺术天地间勤勉积累。艺术水准的增进需要不懈的苦心耕耘，需要由内到外再由外到内的历练滋养。韩戾军行进在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创造征途上，必将硕果累累，绚烂而更为深厚广博。